我的教育專欄(350)教改可能已是一種意識形態

李家同

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，一些青少年發表一份調查報告，嚴厲批評108課綱。他們所說的話非常有道理，相信大家一定會問，為什麼教改人士堅持一些理想而枉顧現實?不論大家如何批評，教改仍然轟轟烈烈地進行。

 我擔心的是，教改已是一種意識形態，所以對教改人士來講，不接受這種想法，乃是不可思議的事。大多數人都知道，不該和有意識形態的人討論他的理想，因為要說服對方不該有這種信仰，通常是徒勞無功的。

 辦教育不能有意識形態，辦教育的人可以有理想，但一定要顧及現實。教育乃百年大計，教育上出了問題，對國家有嚴重的禍害。在過去，很多國家的政府堅持某一種意識形態，大家也都知道這種堅持的後果。

 看了這篇新聞報導，實在令我感動，這些青年一定也有理想，但是他們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。教育部應該深思的是，該不該學習這些青年人，拋棄不顧現實的意識形態。

**新課綱上路三年 兒少代表發表調查轟教部卸責**

2022-03-15 10:35 聯合報 / 記者[趙宥寧](file:///%5C%5Cnews%5Creporter%5CMDAxMjA%3D)／台北即時報導

新課綱上路至今，將迎來首屆高三畢業生，有兒少代表發放1500份問卷、4場焦點團體，做出多達61頁的「[**108課綱**](file:///%5C%5Csearch%5Ctagging%5C2%5C108%E8%AA%B2%E7%B6%B1)觀察報告」。計畫發起人廖宥甯、李瑞霖與陳惠平表示，在新課綱政策推行下，他們看到得是一群住在[**象牙**](file:///%5C%5Csearch%5Ctagging%5C2%5C%E8%B1%A1%E7%89%99)塔的學者們，高談闊論以自身觀點構想一個無法落實的教育規畫，以及一個不願負起責任的主管機關，讓學生徒然遭受這種不清不楚、毫無方向的教育。他們也提出五大政策建議與訴求，要求主管機關重視。

來自中部的高中生廖宥甯、李瑞霖、陳惠平日前透過社群媒體倡議，向衛福部提交兒少報告等方式表達第一線高中生對 108 課綱的真實聲音。綜合超過1500份問卷，4場焦點團體及面對面訪談，他們將向[**教育部**](file:///%5C%5Csearch%5Ctagging%5C2%5C%E6%95%99%E8%82%B2%E9%83%A8)，針對 108 課綱提出五大政策建議與訴求。

五大訴求包含弭平課本與考試程度鴻溝、拒絕學習歷程軍備競賽、正視城鄉與資源落差、直面教育現場執行問題，以及確立教育改革方向。

他們認為，108課綱課本最為人詬病的一點，即為考試難易度與內容和課本相差太多，使本該為主要教材的課本淪為雞肋，學生需要透過另外補習應付考試，導致社會和文化資本的 M 型化分布更加嚴峻。

來自台中女中，發起改革企畫學生之一的廖宥甯說，她肯定學習歷程檔案設立的初衷，認同每學期紀錄學習狀況的目標。然而當學習歷程檔案被列為升學評分標準之一時，卻因功利主義作祟，學習歷程檔案已是課綱發起人一再否認的「軍備競賽」。 她認為，學習歷程檔案應該作為教授認識學生的媒介，並以此為基礎透過面試確認學生的特質是否符合該科系，絕非將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升學參採標準之一。

根據問卷和訪談發現，教育部與課綱發起人一再聲明不會發生城鄉差距確實存在。他們提到，台北都會區的孩子有機會和頂尖大學接軌，製作出精美又有深度的自主學習或學習歷程檔案；反觀偏鄉學子，他們沒有機會獲得最新的資訊，更多時候處於迷茫狀態，很難如課綱發起人所言「展現個人特色」，因為他們連如何展現都不清楚。

他們也提到，從這些高中生的觀察中發現，108課綱施行最大的困難便是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」的表面功夫，基本教育單位敷衍政策只為過審，並沒有落實 108 課綱的諸多理想。好比一星期只有一小時的自主學習課，學生沒有充裕的時間完成一份完整的自主學習企畫；又或者是為了「減輕學生負擔」，而刪除分科測驗國英兩科，實際上只是增加學生更大的壓力。

來自南投中興高中的李瑞霖說，懇請教育部及構思108課綱的專家學者走出象牙塔，進到教育現場聆聽基層教師和學生的聲音。

他們也認為，新課綱初衷是為了讓學生多元發展，不再侷限於學業成績，在課外活動也能有亮眼的表現。然而這些學生表示，他們看見的是「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」 的矛盾態度，希望學生學科成績優異又能多才多藝，表面上的「適性揚才」，其實帶給學生更多痛苦。

他們呼籲教育部與課綱發起人，改革不要做半套，模仿歐美學制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只是平白增添學生困擾。請做出適當的取捨，確立教育的大方向，並踏實的實踐各項目標。他們也提到，若想看見素養和批判性思考，就請不要立定標準答案，如果國文教育想脫離文言文的窠臼，就不要在大考出現太多文言文題目。「不要貪心的樣樣都想要，最後只會樣樣都落空，讓學生覺得無所適從、被玩弄。」

廖宥甯、李瑞霖與陳惠平表示，他們在新課綱看到一群住在象牙塔的學者們，高談闊論地以自身觀點構想一個無法落實的教育規畫，以及一個不願負起責任的主管機關，讓學生徒然遭受這種不清不楚、毫無方向的教育。另一端則是一群極盡所能適應新制度，想要緊緊咬住自己美好未來的門票，卻又擔憂自己的前途是否會葬送於雜亂無章的新課綱中的學生們。